

# 台灣小說概述

蘇偉貞

時序2008年，很難不提到經濟面，9月中旬起因著美國次級房貸影響進一步演變成全球金融風暴，從此，式微、低迷、谷底、慘澹、衰退、嚴峻、破產、百年危機等詞語，儼然成為索引日常生活面的關鍵詞；雖說回憶近年出版景象，就算沒有這樣的風暴，但是當我們回顧出版景況，以上詞語不早已是習慣性的開場白與結語嗎？不可諱言的是，台灣歷經政黨輪替、金融風暴，2008年對檢視文化出版業衰榮確實極具指標意義，而小說的表現如何？這裡，我主要從文學獎與書獎兩個有代表性的場域進行解析。

## 一

2008年適逢每2年舉辦1次、獎金30萬港幣的「紅樓夢獎」第2屆輪值年，7月底得獎名單宣布，莫言《生死疲勞》摘冠，評審團獎有台灣朱天文《巫言》，香港董啟章《時間繁史·啞盜之光》及中國大陸作家王安憶《啟蒙時代》。《巫言》跨海參與盛事，勝算如何現在答案已分曉，我們該知道的是，什麼樣的小說能進入最後名單？

相對《巫言》的「給下一輪太平盛世女性的、實物的備忘錄」訴求，董啟章「自然史三部曲」之第2部《時間繁史·啞盜之光》以天文學、宇宙論開天闢地打造出多重時間、經驗重疊又抵觸的歷史；王

安憶《啟蒙時代》則關注和審視為文革耽誤的1967-1969年初、高中「老三屆」畢業生的精神成長史。回探這張書單，正因為文學畢竟是一累積與共象，我們不難思考台灣書寫的題材現況。

另一獎勵長篇小說的大獎是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辦的「台灣文學獎」，繼2007年正獎缺席，今年長篇小說金典獎由巴代《笛鶴：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》拔得頭籌。本書描寫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如何對應日本武力鎮壓，笛鶴是位女巫，作者出身卑南族，家族又有女巫傳承，一條線寫族裔命運，一寫女巫作法，重構巫與異族交手過往，巴代為卑南族寫史的野心躍然紙上，令人眼界大開。

相對以上獎項鼓勵已出版圖書，九歌「200萬小說獎」則是獎勵新著。本獎項徵文原初始於九歌出版社預為30周年慶，徵文活動於2007年鳴槍開跑，此社慶大禮打破了華文小說獎金記錄，海內外問鼎者眾，至截稿日共212件作品參賽，歷經初複審，終於10月22日由評審團公布首獎從缺、4部作品入選（原為5部入選，其中1位入選者堅持退出）的結果，九歌出版社將獎金保留2年後再戰，務求發出。4部入選作品，分別為台灣張瀛太〈古國琴人〉、盧兆琦〈十三暝的月最美〉、周桂音〈月光的隱喻〉及香港譚劍〈黑夜旋律〉；雖說4部作品風格各異，但〈古國

琴人〉寫柬埔寨古國傳奇琴人，可說是已具相當知名度的張瀛太調度想像力與考據的極致發揮，張瀛太於1999年以作品〈西藏愛人〉獲得「聯合報小說獎」首獎，曾令人驚艷，寫的同是邊緣異質空間，10年過去，張再交出〈古國琴人〉，挑戰自我，這應是文學獎效應所致。其他3位新人表現其實不俗，〈十三暝的月最美〉以日治時期為背景，詭奇處在於作者創造了一個男扮女裝的藝伎角色，為躲避日軍調查卻逆向深入日軍進出頻繁的伎館臨界點。〈月光的隱喻〉乍看寫未來城市，其實我以為作者有意寫的是最最基本古老的「鄉愁」，以記憶、情感、生活渴望的「美麗舊世界」，這真是何其悲哀的逆勢書寫。3部小說都有向史借鑒的企圖，說明了題材實驗上遙遙呼應具華文書寫指標的「紅樓夢獎」及本土意義的「台灣文學獎」的主題共象，以史為經緯，幾已成為長篇小說的趨勢。重大獎項初起首獎位置從缺，早有記錄可循，九歌「200萬小說獎」第1屆從缺，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。來年首獎若選出，一定比〈古國琴人〉好嗎？我們不妨拭目以待。我想，無論如何，九歌都已為文學獎的真正意涵做了示範。除了九歌，不得不提的是「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」，武俠小說做為華文傳統文類，這屆已是第4屆，而本屆順利出線的首獎黃健〈王雨煙〉，寫由一水路碼頭主僕二人受到不平待遇開展成為「百年未遇的江湖大事」，最終王雨煙遭懸賞固守碼頭，各路江湖好手一一到此比劃，遂成「整個江湖來牽就他」之局，小說構圖和意涵，令人神往。今年4部評審獎作品〈斜風細雨不須

歸〉、〈八陣無極圖〉、〈流民本色〉、〈太平客棧〉水準整齊，第5屆亦已繼續徵獎，如此穩定、累積成果的文學步伐，值得鼓掌。

## 二

梳理了文學獎，接著我們探討書獎現象。作為一名讀者，多年來的規律是，歲暮年關啟動了年度書獎倒數計時階段。《聯合報·讀書人》、《中國時報·開卷周報》的書獎揭曉是一個行之多年的出版節日，既促發了作家的創作，得獎書則是鋪入誠品、金石堂大型連鎖書店的有效入場卷。今年大家僅僅等到了「開卷周報」書獎名單，這意味著「讀書人」正式退場。說來並不令人意外，早在前一年，「讀書人」只交出1份名家推薦書單，就已經預告了這個結局，果然2009年5月，「讀書人」正式打烊。文字出版品的評介之路愈益狹窄且愈走愈偏，紛紛另闢通路也就蔚成趨勢；電視讀書節目的命運隨著陳浩主持的「中天書坊」打烊，一個都不剩，我因此逐漸習慣性去到陳文茜、尹乃菁甚至黎明柔的廣播節目「聽」蔣勳、白先勇、簡媜、駱以軍、陳雪談寫作或出版資訊。就是這一再出現的「習慣性」字眼，讓我聯想到今年的小說整體現象，什麼是習慣性（habitualization）？說來書寫／閱聽動能是十分接近的，為了戰勝習慣性造成的「無感」，作家通過陌生化手法以感知的方式賦予人對該事物重新感覺，這是形式主義奉行不諱的不二法門，讀者透過不同媒材接觸文學，何嘗不是感知的開啟。今年「開卷周報」書獎，沿襲

了近年的「長篇的勝利」，有3部長篇小說得獎：王聰威《濱線女兒：哈瑪星思戀起》、李永平《大河盡頭》、駱以軍《西夏旅館》。其中尤以《大河盡頭》、《西夏旅館》最是璀璨耀眼，這真是長篇豐收年，質與量上都精良。李永平之前的《海東青》、《朱鴿漫遊仙境》，基本上台北寓言已然完結，《雨雪扉扉》才將視角探向生之長之的婆羅洲，但他如何獨自深入涵養他的大河文化？朱鴿仍是他念茲在茲的結伴上路者，既是小說大河口岸訪父親老友荷蘭女子克絲婷相偕溯流探險的15歲青年永的盟友，亦是中年作家的唯一獨白對象。作者將小說時空安排在鬼月前夕的6月底至七夕，鬼月出航，怪事何其多，李永平結合其特殊文體與內容，營造一個華洋雜處人鬼共途的異質時空，光誕陸離，小說家寫來如入無人之境，也只講給不在場的朱鴿一人聽。李永平的姿態與心事，大河恐怕只是一背景託付，大河盡頭是什麼？（李永平拍製書獎影片的旁白：「我去婆羅洲大河是15歲，那次是5月，小說中是7月，可以看見很多靈異事件，幾乎像鬼魅的人物。」畫外音問道，住婆羅洲哪裡，「啊呀！這很複雜啦！告訴你們也不知道。看小說就知道了。」）朱鴿背後就站著什麼。此書寫來表面騷動生猛，但回到大河的李永平，其實五內安頓，〈航經紅色雨林〉一章中，如是描述永與克絲婷的對話：

- 自己一個人看風景。
- 嗯。
- 好看嗎？
- 好看，很美。很安詳很原始。

謝謝你帶我來看這座真正的婆羅洲雨林，克絲婷。

永，只要你高興就好。

（頁358）

駱以軍斷斷續續寫了3年交出的《西夏旅館》也建構了一個異質時空，青年「他」入住旅館，與自稱「殺死」妻子的圖尼克結識，打開了通向西夏旅館與父親筆下消逝的西夏王朝奧幻之門。這個有如櫥櫃秘境的夾縫世界，不論多麼奇幻神炫盤根錯節，夢套著夢，時間鑲嵌著時間，情節生成情節，影影幢幢；「他」藉著圖尼克之口敘述西夏王朝創建者李元昊殺妻族滅，王朝瞬間散去，族人成鬼成神變成「不是人」，永遠被放逐；現實即是夢，夢中有夢，「他」變成「圖尼克」，而「圖尼克」父親總出現一個少年迷了路，父親要「圖尼克」（他）救少年，「圖尼克」如何進入父親的夢中救人？另一支則是「他」、「圖尼克」猶如「喪妻者俱樂部」，愛的傷害之瞬永劫循環，「圖尼克」（駱以軍？）以文字畫出記憶路線，路之盡頭，或是通向失落之夢的入口。駱以軍寫來極盡詭奇繁複，但我認為他詰問的對象只有兩人，一是（已逝的）父親，一是不知哪個瞬間被他「殺死」的妻（的關係），喪父與喪妻，這才是作者真正要尋索的失落中輻線吧？已近中年的駱以軍，從來擅取鏡他人故事，這回，倒是以自己為入口，寫了一個「我」的故事。

至於年輕小說家王聰威，在2008年初出版的《複島》寫父親的旗津，下一本作品《濱線女兒：哈瑪星思戀起》則是寫

母親的哈瑪星。日治時期日人沿高雄碼頭新生地造了一條濱線鐵路「哈瑪星」，意指最邊緣之土；澎湖跨海而來的「她」／阿玉定居下來，成為一名收集雜什仔（記憶）的人，穿梭其間如走迷宮。為土地、人物造景，正是小說家的責任與企圖吧！

### 三

探討了長篇小說之後，接下來我們繼續觀察短篇小說獎部分，不妨從幾個重要的文學獎來看。首先，「時報文學獎」小說類首獎今年從缺，評審獎由米果〈月光宅急便〉獲得；另「林榮三文學獎」短篇小說類首獎亦從缺，二獎得主為高翊峯〈狗影時光〉；「聯合報文學獎」短篇小說大獎由徐譽誠〈與情愛無關〉出線。以上3位得主都是熟面孔，也不是第1次得小說獎，如何跳脫文學獎場域寫出代表作，這恐怕才是得獎者下一輪最重大的考驗與功課吧！一直浸泡在文學獎中，遲早那也是一個醬缸。今年時報、自由小說首獎雙雙從缺，某個程度就說明了文學獎長期以來的疲困與瓶頸。

不僅全國性大報文學獎熟面孔出線，地方性文學獎近年更成為某些寫作者主耕的場域，如張耀仁、郭漢辰、柯品文等，尤其張耀仁一舉囊括澎湖、苗栗縣、新竹市首獎、優等獎、貳獎不等獎項，成績參差。說來年輕一代作家由文學獎出發，王聰威是不錯的近例，2005年他以〈濱線鐵路〉參賽「台灣文學獎」得到第2名，〈濱線鐵路〉即《濱線女兒》一章，由此可看出作家的結構用心。有趣的是同年參賽沒有得獎的賴志穎〈獼猴桃〉，改寫後

參加2007年第2屆「林榮三文學獎」得到首獎，真是驚人的逆轉。〈獼猴桃〉裡的媽媽因乳癌失去了乳房，「獼猴桃」巧妙的成為一種病徵，就在母親割去乳房後卻在兒子身上長出假性乳房。今年賴志穎結集單篇出版《匿逃者》，本書整體而言是一個個心理／生理切片樣本。同輩文學獎常客值得觀察的還有徐譽誠《紫花》。近年緩慢但持續推出新世代作品的洪範出版社，出版了李佳穎《小碎肉末》，「小碎肉末」者，炒雜碎，碎片人生，但並不代表這一代作家無話要說。

相對年輕作家的是老牌作家的出版，今年九歌出版社陸續整理推出舒暢舊作《那年在特約茶室》、《院中故事》等，廖蕾夫《隔壁親家》；印刻也出版了馬森新作《府城的故事》，此書為小說家停駐府城十餘年的倒影。最妙的是，上個世紀八〇年代香港少女鍾曉陽以《停車暫借問》轟動此間，此番改版重來，再度站上暢銷榜，而鍾已微近中年。

小說獎加持效應的退功早是不爭的事實，近年其實不乏動輒百萬獎金的獎項鼓動風潮，但零零落落的書寫隊伍，終究難以形成氣候，創作畢竟是一整個世代的事，既對抗時間，也是和自己的掙扎。此時此刻不禁想到，人在紐約以17年時間寫回憶錄的王鼎鈞，回憶錄是什麼呢？「回憶錄不能只寫自己，要寫出眾人的因緣」，其實一度王鼎鈞也想寫長篇小說，題目都想好了：「遺囑」，給後人看的書，多麼沉潛的姿態。

說來台灣小說的書寫與研究幾乎並時發生，往往作家才剛出手的作品，不久已

成為探討的文本，不說其他論文，單以今年280篇學位論文統計，就有五十多篇題目研究當代作家，且是創作不輟的作家，如此逼近，是否會擠壓了作家書寫的時空與腹地，有待更深入探究，因為，小說會說話。

而我要說的是，這仍是長篇豐收的一年，知名作家近年都將主力放在長篇小說，且越寫越長，動輒三、五十萬字，而新人多經營短篇小說，此一走向，值得持續觀察。